

怀念——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线索征集: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(0531)85193207

怀念

爱有多重

失去孩子的心 是最苦难的心

□孙枫玲

1953年的夏天,我和小芮都是10岁的女孩,我梳小辮子,她剪短发。小芮老家在胶东,她爸爸时任县文化馆馆长,小芮很小母亲就病故了,她随爸爸一起生活,小芮是爸爸的掌上明珠。当时,我也离开了农村的父母,跟着姐姐在县城念书,同住一个大院,我和小芮形影不离。每到假期,小芮就跟着我回到农村父母身边。

由于床小,睡觉时俩人只能一头一个,而小芮床头上有一筐花生,早晨一醒来我就吵着让她拿花生吃,不一会儿,她的四个小脚丫缝里插着四个花生,从被窝里慢慢向我伸来,并问我:“好吃吗?”我答:“还行,就是有点臭。”两间破草房的小木门,关不住我俩的笑声。

母亲用小铁锅给我俩煎小咸鱼吃,煎完后,锅里还油光光的,母亲就反着叠一张煎饼,在锅底转来转去地擦。煎饼变得脆脆的,浸透了油香和鱼香,别提多解馋了。我俩吃着,蹦着,逗得鸡飞狗跳,正在阳光下做棉衣的奶奶笑这俩疯丫头,露出了满口的残牙。

我记得那时,货郎一进村,拨浪鼓一响,可忙坏了女人和小孩。女人拿点碎布旧棉花、破铜烂铁、头发等,换点针头线脑,小孩换块糖,换个小泥哨。我赶快从墙缝里掏出母亲和奶奶梳头时从梳子上清理下来的头发,拉上小芮就往外跑,母亲早就想换点洋红,染些丝线,给我俩每人绣一双花鞋,花样都选好了——小芮绣梅花,我绣海棠花——可盼来了货郎。

那货郎是一个白胡子老头,他手拿用细铁丝做成的比挖耳勺还小的小勺,从黑色小铁盒的圆洞里小心翼翼地往外挖洋红面儿,挖了十几次才挖了一点面粉。

我和小芮屏住了呼吸,踮起了脚尖,伸长了脖子,张大了嘴巴,往小铁盒里张望,手心都急出汗来了。小勺上好不容易出现了绿豆粒般大的一块洋红,那老货郎立即如倾家荡产般惊叹:“哎哟,可了不得了!”手一抖,那“绿豆”又蹦回了小铁盒里。我和小芮立刻爆出了大笑,站在货郎挑子面前,肆无忌惮地笑个没完没了。

回到家里,父亲严肃地说:“女孩子家,哪有那样笑的,惹是非。”小芮吓得向我伸了伸舌头,我向小芮缩了缩脖子。

秋假里,母亲带我们去摘棉花,她怕我们渴着,从院子里的石榴树上摘了两个大石榴,我们一人抱一个,一到了棉花地,就坐在比我们还高的棉花棵下剥开大吃起来。突然,棉花地的枯叶下有动静,小芮轻声说:“小兔子!”一跃而起扑过去捉住了那只褐色的小野兔。小野兔惊恐不安地趴在小芮怀里,小鼻子急促地翕动着。晚上,我和小芮争着搂小野兔睡觉,折腾得大半宿没睡着。谁知第二天一看小兔死了,小芮伤心疼得直流泪,母亲说小野兔性大,它是气死的,小芮说:“气什么呀?我们对它那么好。”

假期结束了,我俩在大堆的花生中挑选出好多“老牛”——三粒米的花生,各自用线穿成串,像沙僧的念珠挂在

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:王小芮
●终年:16岁
●生前身份:工人

脖子上,父亲借了一头小毛驴送我们回县城。

出来村子是条清澈得可见河底沙子的小河。几百条一群的像针般大小的鱼儿在水中游动,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在瞬间整齐地调转方向迅速逃跑。小芮叹道:“别开学多好,我们来捞鱼玩。”我俩提着花鞋在没腿肚的水中嬉戏个没完没了,在父亲的千呼万唤中才勉强上岸。

父亲牵着毛驴走在前面,我和小芮每人骑一段路,一路上,父亲无数次地把我俩抱上抱下。骑着的好威风,步行的更有趣,路边草丛中蚂蚱很多,一脚踏下去,就会惊飞四五只,捕不完也捉不尽,水沟里的青蛙扑通扑通地玩跳水,野花铺满了原野……小芮采了一大把狗尾巴草,她会用狗尾巴草编小狗,用两棵狗尾巴草编成小狗的耳朵,四棵编成小狗的腿,六棵编成小狗的身子,编好后突然在我脸前一伸一伸,“汪!汪!”为争夺那只小草狗,我们在草地上翻滚着。

往事并不如烟,我仿佛又清晰地看见小芮骑在小毛驴上,绣有梅花的小花鞋在小毛驴的白肚皮两边像两只彩蝶,随着驴蹄的嚼嚼声,不停地摇摆着,摇摆着,走远了。这段童年生活,是小芮人生中最后的狂欢。

读完了小学,我考上了初中,小芮没参加考试,从此她就失去了笑容。大跃进时期,县里成立了文工团,我入选了,小芮羡慕得要命,她身段好,长得俊,我多么盼望和她一起演节目。

后来才知道,小芮的爸爸已经被打成“右派”,变成了专政对象,小芮也由革命干部子

弟沦为“右派子女”,可谓一落千丈。不久,小芮的爸爸被下放到偏远山村劳动改造,只发很低的生活费,小芮小小时就到食品厂当了工人。

1959年冬天,一个飘雪的夜里,16岁的小芮突然自杀了。那天晚上厂长和她谈了话后,她趁工友沉睡之时,悄悄穿上平时喜欢的衣服,手拿剪刀来到了酿造工棚,向脖子刺了一剪刀,然后一头扎进了盛醋的大缸。当工友们发觉将她捞起时,小芮已死去多时了。她在腰间紧紧扎了一根绳子,以防止外衣凌乱,至死保持了少女的矜持。

大醋缸周围布满了小芮凌乱的脚印。小芮啊!每个脚印都是她沾着鲜血印下的“爸爸”两个字,千思万虑后,她选择了剪刀,放弃了最爱的爸爸,这是为什么?小芮,为什么?

右派子女自杀,属于“自绝于人民”。对小芮之死,谁也不敢多管多问,她的尸体就停放在院子里,身上很快落了一层厚厚的雪。小芮的爸爸第二天一大早拉着排车跌跌撞撞地赶到食品厂,踉跄地跪在女儿身旁,双手抱起了女儿,晃动着,喊着她的乳名。寒风裹挟着雪花疯狂地拍打着食品厂紧紧关闭的门窗,像在叩问苍天这是为什么!

父亲轻轻地为女儿擦去脸上的醋痕,慢慢露出了那稚嫩、安详、俊美的脸庞。父亲一下把女儿拥入怀中,两张脸颊紧紧地贴在一起。他几次想把女儿抱上排车,都没有成功,最后是跪着把女儿举上排车的。他无力再站起来,双手扶地,头插入雪中……此情此景,每个人似乎都听懂了他心中泣血的声音:这是为什么?

这是食品厂最安静的一天早晨,院子里没有一个人走动,每一扇门和窗的玻璃上都贴满了被压变形的鼻子和面颊,隔着纷纷飘落的雪花,看不清那些脸上是否有泪。

排车已出了食品厂的大门,从背影仍可以看到小芮的父亲用衣袖擦脸上的泪水,由于强烈的哽咽,那瘦削的双肩不停地抽动。

记得小芮第一次去我家的晚上,在被窝里小声哭着,再三追问她才说:“我想回家,想爸爸。”如今小芮孤零零地去了另一个世界,抛下了孤零零的爸爸。为她送行的唯有落难的老父和漫天的雪花……

当时谁也不知道小芮刺喉投缸的真相,她什么遗书也没留下。

然而纸里是包不住火的,不久全城的人都在偷偷地议论是厂长强暴了她。

小芮的爸爸今年已94岁了,自小芮走后,他半个多世纪如一日地运转着,像一挂老钟,更像一棵风摧不死、沙打不枯的草。我每次去看望他时,他总是喃喃地重复着一句话:“我连累了孩子,是我害了她。”每到此时,老人那混浊干枯的眼中总是盈满泪光。

这总让我联想到祥林嫂,失去孩子的心是最苦难的心。只有百年之后父亲的灵魂找到女儿的灵魂,那才是永远的安宁。

□陈健

医院的病房里,她独自一人守护着床上的老人,背影憔悴倔强。梦中的婆婆轻轻呼唤着儿子的乳名“雄儿……雄儿”,接着缓缓地睁开了双眼。她递给婆婆一杯水,轻声说:“妈,您醒了?”她知婆婆又在思念儿子了,接着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封信给婆婆:“妈,他来信了。”婆婆眼中闪过一丝喜悦和欣慰:“快!念给我听听!”于是,她轻轻地念出了那一串串温情脉脉、朴素亲切的文字,虽不过是些报平安,问候亲人的话语,但却滋润了一个母亲思念儿子的心灵。

他确实很忙,因为他是一名军人,他很少有时间陪伴新婚的妻子和年老的母亲,他不在的日子,只有婆媳二人相依为命了。某天夜里,婆婆心脏病突然发作不省人事,亏她及时拨打120才挽救了婆婆的生命。在她的细心服侍下,婆婆的病一天好似一天了。每当婆婆思念儿子思念得絮叨不止时,总会收到儿子从远方寄来的家信,还有儿子及时打来的电话。这时,婆婆皱紧的眉头就会舒展开来,因病烦躁的心也会平静下来。再加上她的温柔软语和细心调理,经过八个多月的住院治疗,婆婆竟基本恢复如常。明天就可出院了,医生说是个奇迹。婆婆因为还能赶回家过年,心情一下子也好起来,告诉儿媳:“赶紧去给雄儿打电话,让他回来,一家三口过个团圆年。他的婚假不是还没休完吗?”儿媳轻轻地答应着。

已是夜幕降临时分,她忧心忡忡地赶回了家。从客厅正中的墙上摘下白菊花缠绕的丈夫含笑的照片,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口:“亲爱的,请帮帮我,我如何才能让你回家过年呢?”
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?她与他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,一起度过了幸福的童年。

最牵挂的人

□叶天润

老家传来不好的消息,德领舅舅又走失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这应该是他第6次走失。

德领舅舅是妈妈的堂哥,据说他小时候非常聪明,而且长得也逗人喜爱。但有一年流行大脑炎,因没有好的条件医治,很多孩子都遭了殃。德领舅舅也几乎变成了个废人:腿瘸,手瘫,脑子也不好用了。

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家的老姥爷去世那年。我们全家回去奔丧,快到村口的时候,隐约看到一个身影一瘸一拐地向我们走来。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,他就放声大哭起来。他看起来很老,而且口齿不清,半天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。村人在旁“翻译”说,他是哭疼爱他的爷爷再也回不来了。脑子不好使的他心里其实什么都明白。

从此,每一次回老家,第一个迎接我们的准是这个蹒跚的身影。得到我们回去的消息,他总是高兴得像过年似的,用他那不太灵便的手帮我们拎东西。哎,这样看起来,我的德领舅舅并不傻啊。

我们一家都心疼他,每次都会给他带些衣服和好吃的,并嘱咐他要好吃的留给自己。也见他将这些宝贝小心翼翼地挂在他那简陋的小屋里,可又往往莫名其妙地跑到小孩子的嘴里。原以为是那些调皮的小孩子悄悄拿走的,一问舅舅,原来是他自己舍不得吃,送给这些小家

伙们的。

他的善良不只这些。我的姥姥每年要回老家小住一段日子,德领舅舅每天清晨从隔壁送来一桶清水。看他腿脚不好使,姥姥自然过意不去,但拗不过他,他认为自家井里的水比自来水甜。而且,三婶(姥姥)疼他,给他缝洗衣服,给他好吃的,他得孝敬老人家。

现在村里的条件好了,吃喝是不缺的。只不过德领舅舅母亲走得早,现在与他年老的父亲相依为命,体会不到正常家庭的温暖,平时也谈不上吃什么可口的饭菜,每次姥爷一家回去,总是把族里一大家子聚集起来,吃上一顿团圆饭。德领舅舅照例是端着碗,蹲在一个角落里慢慢吃。他是怎么也不肯上桌的。

村里人喜欢和他开玩笑,也许是他善意的,也许不那么友好,而他的走失往往与这些玩笑有关。舅舅是个没有方向感的人,甚至对此根本就没有概念,想去什么地方就朝他认为对的方向一路向前。记得那年冬天,他失踪了十多天。虽然平时觉得他可有可无,但一旦丢了,大家心里还是非常着急,发动了所有的力量去寻找。终于在离家100余里的一堆雪窝里发现了他的踪影,那时他已经冻得奄奄一息。之所以能够活下来,是因为附近有家饭店,天天有好心人给他送点吃的……

这些天我总在祈祷,希望第6次走失的德领舅舅能安然无恙。

天兴集团杯
举行齐鲁·爱在人间
《婆媳好故事》有奖征文
活动时间:2011.8.1-2011.10.31
主办单位:齐鲁晚报 山东天兴集团 天兴集团
协办单位:山东天兴集团 天兴集团

投稿信箱: www.3207@126.com

人间